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后的宗派主义斗争及其启示

唐 鑫

(北京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44)

摘 要: 宗派主义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大特点, 对尼泊尔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长期缺失统一的领导核心、破坏革命力量的团结、丢失革命成果、脱离人民群众等不良影响。2018 年合并成立、2021 年初再度正式分裂瓦解的尼泊尔共产党, 发生过至少两次较大的宗派斗争, 一次是发生于尼共联合主席奥利和尼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尼帕尔之间的斗争, 一次是发生于奥利和达哈尔两位联合党主席之间的斗争, 并最终导致尼共实际上的再度分裂。从尼泊尔共产党对处理宗派斗争的探索中可以总结出, 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需要坚定理想信念, 加强党的建设, 贯彻民主集中制, 借鉴国际共运的成功经验, 才有可能妥善处理宗派主义问题。

关键词: 尼泊尔共产党; 宗派主义; 卡德加·普拉萨德·夏尔马·奥利; 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普拉昌达; 马达夫·库马尔·尼帕尔

中图分类号: D3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4) 06-0034-10

收稿日期: 2024-09-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8BKS045): 21 世纪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新动向研究。

作者简介: 唐 鑫 (1992-), 男, 山东威海人,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DOI: 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6.001

2018 年 5 月 17 日尼泊尔共产党的合并成立, 是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的一个大事件, 引起世界的关注。作为 21 世纪少有的取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 尼共的前途和命运, 既关系到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未来趋势, 也为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和经验。不过, 尼共从成立直至其分裂瓦解整个过程中, 一直深陷于宗派主义的泥潭, 尽管最终未能阻止分裂, 但毕竟为克服宗派主义进行了可贵的努力和探索。所以, 要分析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发展, 一定要关注该党对宗派主义的解决和处理。

一、宗派主义对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巨大危害

宗派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长期存在的一种错误倾向, 在党内主要表现为闹独立性和脱离群众, 以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 以宗派的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 在党外表现为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不尊重甚至藐视党外人员^①。显而易见, 宗派主义会对党的团结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破坏。宗派主义的严重泛滥, 可以说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特点和缺点, 对尼泊尔的革命事业曾造成很大危害。

(一) 造成组织分裂, 统一的领导核心长期缺失

宗派主义和宗派活动, 引起党的不断分裂, 导致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一直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

尼泊尔共产党的分合演变十分复杂。尼泊尔的第一个共产党成立于 1949 年, 仅仅经历了短暂的统一, 自 1962 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 尼共就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分裂和整合历程^②。当前, 活跃于尼泊尔政坛的共产主义政党至少有十个, 其中影响较大的且在各级立法机构有一定席位的有: 尼泊尔共产党

^① 参见 徐光春主编:《马克思主义大辞典》, 武汉: 崇文书局, 2017 年, 第 840-841 页。

^② 对于尼泊尔共产党分裂和整合详情, 可参见 张树彬:《尼泊尔共产党的演变与分合走向》,《南亚研究季刊》2017 年第 4 期; 袁群、王思明:《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系政治》,《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0 年第 2 期。

(联合马列)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Unified Marxist-Leninist)]、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 Centre)]、尼泊尔共产党(联合社会主义)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Unified Socialist)]、民族人民阵线(Rastriya Janamorcha)、尼泊尔工农党(Nepal Majdoor Kisan Party 或 Nepal Workers Peasants Party)等,其他比较有影响力的还有尼泊尔共产党-革命毛主义、尼泊尔共产党(昌德派),等等。而如果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都计算在内,单是维基百科所收录的尼泊尔共产主义政党名称就有54个之多,而那些没有收录的声称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小党派更是难以统计。

宗派活动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鲜明特点。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一些带有根本原则性质的分歧,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和平过渡还是武装斗争、保留君主制还是建立共和国等,由此产生的对立确实很难在党内达成一致,但尼泊尔共运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分裂,实际上与这些原则问题关系不大,而是从个人和派别掌握权力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就是一种显然的宗派活动。共产主义的政党林立和内耗,使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混乱,组织软弱、力量严重分散,长期难以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白白耗费着人民的支持。

(二) 阻碍团结统一,破坏统一战线

宗派主义对外表现出的关门主义,削弱尼泊尔共运中的联合倾向,并且造成了许多潜在盟友的丧失。

一方面,宗派主义阻碍了革命力量的团结统一。在尼泊尔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历史经验,尼泊尔共产党人应该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和领导权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以王权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代理人进行斗争,然而尼泊尔各个主要共产党却更多地进行相互指责、相互破坏,那些希望联合的声音往往被淹没。例如,1971年12月5日,尼共多名重要领导人发起成立了“中央核心”委员会(“Central Nucleus” committee),试图号召尼泊尔所有共产主义党派重新统一起来,但由于分歧的主要双方互不相让,以沙穆布·拉姆·什雷斯塔(Shambhu Ram Shrestha)为首的一方认为应同大会党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统一战线,以莫汉·比克拉姆·辛格(Mohan Bikram Singh)等人为首的另一方认为应保持共产党的独立行动,导致了这次整合行动的流产^①。

另一方面,宗派主义干扰了国家的稳定发展。2008年尼泊尔实行共和制后,在全国追求和平稳定的愿望日趋浓厚的大环境下,尼泊尔的部分共产主义党派依然认定需要采用武装斗争的方法继续革命,即使在尼泊尔共产党执政后,一些激进党派还在进行破坏选举、袭击政府人员等活动,使得身为执政党的尼共不得不宣布尼共(昌德派)为非法组织^②。其他一些共产主义政党虽然没有直接采取暴力的手段,但也在国家政治之中充当着反对派的角色,攻击尼共政府的国内国际策略,为尼共政权践行其施政纲领造成了不少的干扰。

(三) 丢失革命成果,革命果实落入他手

宗派主义泛滥所造成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使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丢失,甚至造成革命果实落入他人之手。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发生的宗派斗争,直接导致尼泊尔共产党的首次分裂,十多年积累的尼泊尔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在尼泊尔共产党的发展早期,党的领导人克谢尔·忠格·雷亚玛吉(Keshar Jung Rayamajhi)及其追随者主张保留君主制,并且操纵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支持国王的声明,引起党内众多党员干部的不满。雷亚玛吉于1957年在党的二大当选为总书记后,继续推行其保皇政策,甚至在1961年国王发动政变取缔一切政党之时,雷亚玛吉派依然为国王开脱。在这次事变中,宗派活动表现为倚仗中央权威对异己的持续打压,置党章党规和民主集中制于不顾,把中央权力作为实现宗派利益的工具。这种凭借占据中央权力、实则滥施宗派活动的行为,直接导致了1962年尼共的第一次大分裂,严重削弱了

^①汪亭友:《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者)的历史、执政及其嬗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4-36页。

^②Govt bans Chand-led party, <https://thehimalayantimes.com/nepal/government-bans-netre-bikram-chand-led-party>.

革命力量^①。

共和制实行以后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的遭遇，是宗派活动破坏革命成果的又一例证。2008 年尼泊尔实行民主共和制，凭借在人民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崇高声望和对民主革命的巨大贡献，取得了制宪议会选举的巨大胜利，掌握了压倒多数，有媒体甚至感叹“连每一块石头都是毛派的”。然而，尼联共（毛主义）在此后却发生两次大的分裂，不仅没能实现推动尼泊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设想，反而在选举中接连失利，逐渐丧失单独左右尼泊尔政坛的实力，业已取得的一系列革命成果也丧失殆尽，而流失掉的政治支持，相当一部分变成了尼泊尔大会党等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资本。尼联共（毛主义）的这种颓势，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宗派主义毫无疑问对这种衰落造成了推波助澜的明显作用。

（四）严重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支持

宗派主义长期泛滥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人民的支持，成为一个脱离群众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党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如下描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② 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任何宗派主义都是同共产党人的本质特点相冲突的，用宗派的视野和观念反过来“塑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运动，只能成为脱离群众的运动。

从尼泊尔共运发展的历史上看，共产党失去民众支持的案例很多，不过最典型且比较直观的是实行共和以后的三次全国选举的得票变化情况。2006 年，尼联共（毛主义）同“七党联盟”的合作，终结了君主制，标志尼泊尔的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尼泊尔主要的共产主义政党都赞同走和平民主建国的道路，如果说“武装斗争和议会道路”是一个事关根本路线的难以调和的问题，那么这时这一分歧的存在条件已经消失了，所以自此以后，尼泊尔各共产党之间的斗争，虽然在形式上是党际的，而实质上却转化为派别的了。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至今，共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全国选举，即 2008 年第一届制宪议会选举，2013 年第二届制宪议会选举，以及 2017 年的立法机构选举。尼联共（毛主义）和尼共（联合马列）则是所有参选政党之中实力最雄厚的两大共产党，这两个派别的相互倾轧，不仅造成政府更迭频繁，宪法迟迟难产，更是令民众对共产主义势力倍感失望，资产阶级政党坐收渔利。从下表的选举结果上看，在 2008 年和 2013 年选举中，尼共（联合马列）的总得票数实际变化不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其政治基础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但尼泊尔大会党的选票数量从两次制宪会议选举的 200 多万票左右增加到 2017 年立法选举的 300 万票以上，这还是在 2017 年两个共产党宣布组成选举联盟并放出合并消息、并且投票率较 2013 年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的。所以，大会党实际上成为毛派和联合马列的宗派斗争的最大赢家，这些改变选择支持大会党的选民或许并不完全认同大会党的纲领，而只是由于厌倦了两党的宗派斗争，从而表达不满。可以想见，如果毛派和联合马列没有在 2017 年选举之前达成合作，那么如今的尼泊尔政治局势恐怕业已大变。

表 1 尼泊尔实行共和制后三大主要政党在全国选举中得票情况（来源：维基百科）

	尼联共（毛主义）	尼共（联合马列）	尼泊尔大会党
2008 年制宪会议选举	3, 145, 519（简单多数）	2, 229, 064（简单多数）	2, 348, 890（简单多数）
	3, 144, 204（比例）	2, 183, 370（比例）	2, 269, 883（比例）
2013 年制宪会议选举	1, 609, 145（简单多数）	2, 492, 090（简单多数）	2, 694, 983（简单多数）
	1, 439, 726（比例）	2, 239, 609（比例）	2, 418, 370（比例）
2017 年立法选举	1, 510, 760（选区）	3, 082, 277（选区）	3, 590, 793（选区）
	1, 303, 721（比例）	3, 173, 494（比例）	3, 128, 389（比例）

^①袁群：《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6-18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4 页。

二、合并以来尼泊尔共产党内部的宗派斗争

2018年5月17日,在获得选举胜利上台执政近半年后,尼共(毛主义中心)和尼共(联合马列)同时宣布解散,合并为如今的尼泊尔共产党,成为尼泊尔共运史上实力最强的共产党。不过,合并后尼共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又发生了至少两次十分严重的宗派斗争,并最终导致了党在现实上的再度分裂,合并的成果付诸东流。

(一) 奥利和尼帕尔的斗争

第一次将尼泊尔共产党推到分裂边缘的,是发生在联合主席卡德加·普拉萨德·夏尔马·奥利(Khadga Prasad Sharma Oli)和中央书记处成员马达夫·库马尔·尼帕尔(Madhav Kumar Nepal)之间围绕地方委员会人选而展开的宗派斗争。

实事求是地说,毛派和联合马列的两党合并,实际上是一个十分仓促的决定。合并的主张是作为两党组成的左翼联盟参加2017年选举的承诺之一而出现的,要想将两个人数众多、组织独立、原则立场不同、且已在各自的道路上独自发展数十年的党派整合,绝非是开几场会议、发几个宣言就能实现的,其间充满了各种困难、风险和挑战。这些问题在合并之后接连暴露出来,比如中央政治局的组建、中央部委人选的确定、姊妹组织的整合,预期完成的时间一拖再拖;关于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的具体解释等问题也悬而未决,尼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也迟迟没有开始^①。而且,毛派和联合马列在合并以前,各自就存在着派别,如今的尼共确实不能看作是两党的简单“拼接”,而确实确实发生了变化。一些原先属于联合马列或毛派的党员干部,在合并之后的确重新作出了政治选择。奥利和尼帕尔之间的斗争,就很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

奥利和尼帕尔都是前尼共(联合马列)的中央领导人。尼帕尔出生于1953年,在君主立宪时期曾任尼共(联合马列)中央总书记,制宪会议期间曾短暂担任尼泊尔总理,是由9人组成的、负责处理党的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尼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普遍被视为党的“第三号人物”。生于1952年的奥利于2014年当选为尼共(联合马列)主席,制宪会议时期也短暂担任总理,尼泊尔共产党上台执政后成为尼泊尔现任总理,同时也是尼共联合主席之一。两人都是深谙政党政治“游戏规则”的资深政治活动家,在尼共(联合马列)时期二人所领导的派别就存在着分歧,在合并后的尼共之中,尼帕尔及其追随者成为一个有能力影响党内权力天平的重要力量。

奥利和尼帕尔的宗派斗争发生在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初。据报道,尼帕尔在尼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党的下级委员会遴选标准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有关人选资历的规定存在问题,并且争取到了同为中央书记处成员的贾拉·纳特·卡纳尔(Jhala Nath Khanal)、巴姆德夫·高塔姆(Bamdev Gautam)、纳拉扬·卡吉·什雷斯塔(Narayan Kaji Shrestha)和拉姆·巴哈杜尔·塔帕(Ram Bahadur Thapa)的支持,站在了奥利及其支持者、尼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保德尔等人的对立面^②。9月21日,尼共中央书记处在尼帕尔缺席的情况下(尼帕尔当时正在中国访问)通过了七个省级行政区党委的领导人选,招致尼帕尔的强烈不满。尼帕尔及其支持者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尼帕尔联合其他21名中央委员于11月21日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尽快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组建中央政治局;2019年初,尼帕尔派甚至提出了另外一份地区委员会负责人选名单,并称将建立另外一个平行的委员会,如果尼帕尔真的采取这样的步骤,

^①参见唐鑫:《尼共(联合马列)与尼共(毛主义中心)的合并:挑战与前景》,《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袁群、姬广礼:《执政后尼泊尔共产党的新动向》,《党政研究》2020年第3期。

^②NCP: Madhav Kumar Nepal objects to Paudel's proposal on lower committee formation, <https://english.onlinekhabar.com/ncp-madhav-kumar-nepal-objects-to-paudels-proposal-on-lower-committee-formation.html>.

那么党内就会出现“两个中央”的情况，党在实际上将陷入分裂^①。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尼共联合主席、前尼共（毛主义中心）领导人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Pushpa Kamal Dahal）发挥了关键的斡旋作用，最终使得争执双方达成了和解，维护了党的统一。2019年4月21日，尼共中央书记处开会通过了党的地方委员会的主要干部名单，并在22日对全部77个区委领导人进行了正式任命，这次危机算是得以化解。

奥利和尼帕尔的这次斗争，是一场典型的党内宗派斗争。它不涉及任何重大理论或路线原则问题，而完全是派别之间围绕着如何分享党的权力而进行的宗派的对抗。奥利和尼帕尔都是前尼共（联合马列）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从现有的新闻报道上看，尼帕尔是因为不满奥利对他的疏远，没有顾及到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利益，因此在区委人选问题上发难，将分裂威胁作为自己派别的“砝码”。而这次危机也反映出，新合并而成的尼共党内，并不完全像观察者认为的那样按照旧有的两党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而是已经出现了重新洗牌的情况。在此后奥利同达哈尔的斗争中，降为“第四号人物”的尼帕尔成为达哈尔的重要盟友，真实地改变了奥利和达哈尔的权力对比。

（二）奥利和达哈尔的斗争

奥利和尼帕尔的斗争顺利化解后，尼共的整合进程一度加速。2019年8月16日，尼共中央通过了32个中央职能部门的部长、副部长名单，并且多次传出了将在一年之内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不过，有媒体评论道这只不过是更大斗争到来前的“暴风雨前的平静”。果不其然，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尼共爆发了两名党主席——奥利和达哈尔——为首的宗派斗争，再度令党陷入了危机。遗憾的是，这次斗争没有得到解决，尼共的统一如昙花一现，在2020年12月20日正告结束。

奥利和达哈尔之间的斗争，一度被认为是迟早要发生的必然事件。因为前尼共（联合马列）和前尼共（毛主义中心）的差别确实很大，不论是组织原则、意识形态还是权力分配，只要处理不好，都可能爆发或激化矛盾。达哈尔即普拉昌达，曾领导毛派长达三十多年，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毛派发动了十年的“人民战争”，在其他民主力量的支持下，最终实现了推翻君主制、建立联邦民主共和国的历史变革；而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毛派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成为共和时代尼泊尔议会政治中的“新玩家”。这次斗争的中心，是围绕着党和政府权力如何分享而展开的。

早在两党合并谈判时期，奥利和达哈尔已经就党政权力问题进行了协商。根据协议，奥利和达哈尔将平分五年的政府任期，奥利在任期过半后将总理职务交给达哈尔；两人担任党的联合主席，地位平等，共同处理和决定党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利却越来越展示出不愿遵守协定的意思。2019年5月底，达哈尔三天之内两次公开提到曾与奥利达成的分享政府权力的协议，被视为是对奥利的“提醒”和“警告”，引起了党内外各方的猜测和担忧^②。11月20日，尼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达哈尔作为尼共的“执行主席”，同时继续保持两名联合主席的格局不变，在会前，奥利和达哈尔已经进行过多次接触，确定了奥利作为总理继续领导政府至任期结束，而达哈尔将领导党的工作，这被视为奥利出于自身健康和党内反对声音的考虑而做出的让步^③。可是，就在决定宣布之后不到一周，奥利就反悔了，表示自己同样是党的“执行主席”，双方的矛盾冲突进而持续。2020年4月20日，奥利政府颁布了一项有关放宽分裂政党条件的法令，引起尼共党内的普遍反对，虽然几天之后就被政府撤回，但也暴露出奥利不惜走上分裂的道路^④。

奥利和达哈尔的争斗持久不息，将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卷入派别斗争之中。双方都在争取尼共中央书

^①NCP unification process at lower levels hangs in balance, <https://thehimalayantimes.com/nepal/ncp-unification-process-at-lower-levels-hangs-in-balance/>.

^②Dahal brings up deal with oli again, leading to suspicion among party members, <https://kathmandupost.com/politics/2019/05/31/dahal-brings-up-deal-with-oli-again-leading-to-suspicion-among-party-members>.

^③Dahal to command party while oli will remain prime minister for the full term, <https://kathmandupost.com/politics/2019/11/21/dahal-to-command-party-while-oli-will-remain-prime-minister-for-the-full-term>.

^④Cabinet decides to recommend repealment of two ordinances that were promulgated on Monday, <https://kathmandupost.com/politics/2020/04/24/cabinet-decides-to-recommend-repealment-of-two-ordinances-that-were-promulgated-on-monday>.

记处成员、中央委员及地方党委的支持，不过达哈尔逐渐获得了多数的支持。除了曾经的毛派战友，达哈尔还获得了来自尼帕尔的关键支持。尼帕尔拒绝了奥利开出的“第三党主席”的许诺，坚持他提出的“专人专职”^①主张。2020年6月24日，尼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达哈尔、尼帕尔、贾拉·纳特·卡纳尔、巴姆德夫·高塔姆和纳拉扬·卡吉·什雷斯塔以及其他11名常委都发言要求奥利辞去总理和党主席职务，奥利处于明显的劣势^②。面对一个大多反对自己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奥利采取了拖延的策略，而达哈尔、尼帕尔及其支持者则要求奥利尽快辞职，于7月28日单方面召开了有约20名常委出席的会议，会议认为仍然需要争取同奥利的谈判，避免党的分裂^③。

8月14日，双方终于打破僵局。奥利和达哈尔同意组建特别工作组来处理分歧，该工作组由奥利的支持者、尼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毕斯努·保德尔任组长，其他五人为中央常务委员，这一决定于8月17日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8月22日，尼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工作组提交的报告，并基本就解决分歧达成了共识：奥利将继续领导政府至任期结束，达哈尔将作为党主席领导党的工作；奥利虽然不需要辞职，但必须对内阁进行改组；需要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彻底完成合并工作，时间初步决定在2021年4月^④。2020年9月20日，尼共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改组内阁等事宜，这是会议首次在前毛派中央党部所在地巴黎丹达（Paris Danda）召开^⑤，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标志，说明奥利同意履行承诺，由达哈尔主管党的事务。

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为双方的宗派斗争按了一下“暂停键”。进入2020年10月，奥利单方面决定了部分内阁部长和外交使节的任免，引起了达哈尔方面的强烈不满。达哈尔拒绝同奥利进行会面，要求奥利“改正错误”，并召开党的书记处会议、常委会和中央全会；相反，由于自身处于少数，奥利并不愿开会，并声称将采取“反制行动”。11月13日，尼共中央书记处终于得以开会解决争端，达哈尔在会上作了长达19页的报告，报告指责奥利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专断主义”是造成政府治理诸多失败的主要原因，要求奥利作出自我批评，主动为错误承担责任，为党和国家作出“必要的牺牲”^⑥。在11月28日的党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奥利针对达哈尔的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答复，历数达哈尔的“历史问题”和“思想混乱”。达哈尔和奥利的两份会议文件，事实上是双方的“摊牌”。此后，达哈尔一方不顾奥利的强烈反对，坚持要将两份文件由书记处提交常委会和中央全会讨论。于是，奥利选择不出席12月7日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但他出席了16日的会议并作出了缓和的举动，可后来的事情表明，这是奥利的“缓兵之计”。20日上午，尼泊尔总统班达里根据奥利内阁的建议解散众议院，并宣布在2021年4月底5月初举行提前选举；尼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在奥利缺席的情况下决定向中央全会建议对奥利给予纪律处分。12月22日，奥利和达哈尔分别召开了各自派别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标志着尼泊尔共产党在政治上^⑦重新陷入分裂。

奥利和达哈尔的斗争，同样是一场宗派色彩十分浓厚的斗争。矛盾的核心所在，是奥利试图独占党政大权，激起了达哈尔和党内其他力量的反抗。在这场斗争中，同样不涉及理论原则和路线分歧，相反，指导思想问题反而成了一个筹码：奥利曾试图用让出党主席权力来换取达哈尔承认“人民多党民主”作为党

①即一个领导人只能负责一方面事务。这意味着奥利不能既做政府总理，又担任党的联合主席。

②Leaders call for Oli's resignation as both prime minister and party chair, <https://kathmandupost.com/politics/2020/06/30/leaders-call-for-oli-s-resignation-as-both-prime-minister-and-party-chair>.

③Dahal-Nepal faction convenes Standing Committee meeting unilaterally in the absence of Oli, <https://kathmandupost.com/politics/2020/07/28/dahal-nepal-faction-convenes-standing-committee-meeting-unilaterally-in-the-absence-of-oli>.

④In Nepal Communist Party, the two chairs are the party, <https://kathmandupost.com/politics/2020/08/28/in-nepal-communist-party-the-two-chairs-are-the-party>.

⑤Ruling party Secretariat starts discussions on Cabinet reshuffle, <https://kathmandupost.com/politics/2020/09/20/ruling-party-secretariat-starts-discussions-on-cabinet-reshuffle>.

⑥At secretariat meet dahal asks oli to sacrifice for saving party and republic, <https://kathmandupost.com/politics/2020/11/14/at-secretariat-meet-dahal-asks-oli-to-sacrifice-for-saving-party-and-republic>.

⑦在法理上，根据尼泊尔《政党法》，当时的尼泊尔共产党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党派。

的指导思想。达哈尔实际上在斗争中扮演了一个所有对奥利不满的力量的代表人，这些力量之所以支持达哈尔，并不一定是由于赞同达哈尔的立场主张，而主要是出于对奥利的反抗，而事实证明这股反对力量是很强大的，一度将奥利一派逼到了自立新党的边缘。

（三）分析与评价

毫无疑问，无论是尼共内部的哪一个派别，都深知宗派主义对党和人民事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2018年尼共合并后不久，党中央就下发通知，向全党呼吁停止派别政治，加强巩固党的合并成果^①。但是，有关各派仍然陷入了围绕党、政府等权力分配的宗派斗争之中，并且互相指责对方是首先破坏原则或协议的一方。当然，从尼共这两次典型的宗派斗争事件来看，即使真心从大局出发、希望实现党的团结统一和秩序的党员干部，也不得不卷入派别之内。这样看来，宗派斗争的发展逻辑，并不一定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过程，而更像是一个在各派的有目的活动之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客观”过程。

1. 这两次党内危机并不涉及根本原则和路线问题，都是完全可以且应该避免的。奥利、达哈尔和尼帕尔争执的焦点在于现时党政权力的分配，而并不在于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他们都同意把这些问题留待于党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也就是说，这些在他们看来属于“次要的”问题。而党政权力的分配问题，对于奥利和达哈尔各自承担的角色以及其他党政职位的人选，在两党谈判和合并后的中央书记处、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上其实早有决定，但有关方面从宗派利益出发，企图获得中央决定之外的更大权力，从而招致激烈的派别斗争。

2. 尼共尝试化解两次危机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派别领导人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在这两次宗派斗争中，最重要问题的商定和利益上的让步，都是在奥利和尼帕尔、奥利和达哈尔之间的一对一会谈之中完成的，党中央的书记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会期根据派别领袖的谈判结果确定，如果双方“谈不拢”，那么这些党的决策机构的会议就需要一拖再拖，甚至被束之高阁。这样一来，党的会议被宗派斗争所掌控，反倒成为了确认派别谈判结果的场所，而非解决党内分歧的平台。当党的相关会议终于召开时，它所作出的决议却没有实际的约束力，宗派利益最终凌驾于党的决议之上，少数并不服从多数的决定，多数试图以压服的方式使少数就范，为少数戴上分裂的帽子。

3. 尼共党内存在着强大的维护党的统一、反对宗派活动的健康力量。从形式上看，党的活动似乎完全被派别的斗争所主导，但在实质上，宗派活动不利于任何党员干部的长远利益，更不符合尼泊尔共产党和尼泊尔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整体利益。在这两次宗派斗争中，尤其是两名联合主席的斗争中，越来越多的书记处成员、中央常委、中央委员和各级党员干部站了出来，对宗派斗争进行批评，尽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而且，随着党的整合进程的加快，党的中央书记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慢慢地开始发挥它们的功能，尽管这种功能还不够理想，但这些机构的作用确实在增大，已经不再是宗派能够简单控制的工具了。尽管实践证明这股力量没能成功阻止党的分裂，但从整个过程中看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这也是无论是奥利还是达哈尔-尼帕尔一方都没有公开宣布组织新政党的一大重要原因。

三、尼共克服宗派主义探索的现实启示

尼泊尔共产党仅成立两年多，就发生了至少两次严重的宗派斗争，还时刻面临着来自大会党等政治反对党的攻击，以及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而引起的巨大执政挑战，还有来自印度方面的压力。在多重困难面前，要将党和人民的事业持续推向前进，需要党的领导人们的高超政治智慧和高度的团结一致。越是在这种危急困难的时刻，克服宗派主义、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要求也就越加紧迫。可惜的是，实践最终证明，党内整合进程和化解宗派主义没能取得根本的成功，但亦给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未来克服宗派主义留下了

^①NCP leaders tell party members to refrain from factional politics, <https://kathmandupost.com/national/2018/06/02/ncp-leaders-tell-party-members-to-refrain-from-factional-politics>.

现实的启示。

（一）坚定理想信念，从整体利益、大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

宗派主义发生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宗派成员从狭隘的派别利益出发，争夺派别一时的权力和利益，而这样的后果往往是真正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党的长期事业和团结统一成了派别相互攻击的“帽子”。但是，尼共的各种派别都已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如果哪一方真的迈出分裂这一步，那么不仅会失去对未来事务的参与权，同时自身的那一点宗派利益也难以保全，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承受道义指摘。这会给各个宗派造成一股压力，使其不得不作长远考虑，为通过协商达成妥协从而保证党的统一创造了可能性。遗憾的是，派别的利益还是最终占了上风，但即便分裂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不论是达哈尔-尼帕尔派还是奥利派，都竭力避免使己方成为承担分裂责任的一方。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尼泊尔共产党代表着尼泊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承担着实现尼泊尔民族繁荣的责任。尼泊尔共运不胜枚举的由宗派斗争导致惨重失败的历史教训，是每一个尼泊尔共产党人都深有体会的。列宁指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① 尼泊尔共产党的合并建立，确实有为了应付立法选举之嫌，对合并确实缺乏深思熟虑，但合并进程之所以能够得到比较顺利的推进，归根结底在于它符合尼泊尔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要求，符合尼泊尔劳动人民的普遍期望，符合尼泊尔共产主义事业的整体利益，具有十分坚实的群众基础。应该说，尼共的再度分裂，虽然造成了比较重大的不良后果，并没有改变尼泊尔共运走向整合的长远趋势。

要长期解决宗派主义问题，必须使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各个政党、各个派别都深刻认识到宗派主义的严重危害，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作为根本的政治准则，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和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育，阐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党内确立起广泛的思想共识。特别是2020年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尼共的党内斗争已经引起民众的失望和不满，大会党等政治反对派也乘机向共产党政府施压，化解派别分歧一致对外，就显得更加重要。另外，尤其显得必要的是，在今后，尼泊尔共产主义党派的整合必须尽快确定具体的指导思想，回答当前尼泊尔革命和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确立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的长远规划，通过适当的组织程序统一党的思想。

（二）完善党的建设，严守党的纪律

直至尼泊尔共产党再度分裂，党的合并与整合工作实际上没有全部完成。一方面，作为党的重要决策机构的中央政治局迟迟没有产生。2019年5月尼共曾通报“即将产生”包括147名委员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已经基本确定，但很快又传出消息，由于担心引起争夺政治局委员席位的分歧，两位党主席奥利和达哈尔决定延迟成立政治局^②。此后由于二者派别斗争的开始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直到2020年9月，没有任何关于该党政治局组建的消息。如此重要机构的缺失，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集体领导的贯彻。另一方面，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的情况下，无法确定正式的党章和党纲，以及明确党的指导思想及对其的理论阐释，这些都为宗派斗争留下了空间，延缓了党的整合进程。

尼泊尔共产党在2019年下半年制定了并发布了临时党章和党纲，可是党章的有关规定并没有完全得到遵守。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本应定期召开的党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没有按时举行，而是经常变换时间，已经发布的会期多次推迟。原因正如上文所述，是由于派别之间没有达成妥协，召开相关机构的会议可能将导致矛盾的激化，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使中央机构服

^①《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9页。

^②Fearful of displeasure, Oli and Dahal reluctant to form NCP politburo, <https://english.onlinekhabar.com/fearful-of-displeasure-oli-dahal-reluctant-to-form-ncp-politburo.html>.

膺于派别争斗，而不是成为解决问题的平台。在奥利与达哈尔的斗争期间，就发生了 441 名中央委员之中，多达 152 名中央委员要求尽快召开中央全会以解决冲突的事件^①。作为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外最有权力的党内机构，中央委员会自组建到党的瓦解，只召开过两次会议，而不是按党章规定的那样每六个月召开一次，而且没有讨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②。所以，按照党章定期有序地召开党的各级机构会议是十分必要的，是一个组织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应有做法。

（三）践行民主集中制，妥善解决党内分歧

从尼共成立到分裂的发展来看，该党践行民主集中原则的情况是不够理想的。一方面，在实行共和制之前，尼泊尔是一个曾实行过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有着一定的议会制传统。前尼共（联合马列）有着很长时期参加议会斗争的历史。而在议会制度之中，通过争取多数选票取得执政地位是其固有的政治规则，同民主集中制的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原则有很大的不同，它容易造成过度看重眼前利益，为了选举胜利、迎合时下流行观点，不惜放弃理论原则等短视行为。另一方面，作为共产党的鲜明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经受了历史检验，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一大“法宝”。民主集中制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就要求全党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严格贯彻中央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声明保留，但必须坚决执行。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战斗力。

不过，从尼共的发展上看，比较突出的一面是以中央的名义，来实行“个人化”和“宗派化”的决策，集体领导的力量孱弱。多名尼共中央委员、常委和书记处成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谈到了很少有机会能够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党的会议很少按时召开，联合党主席在决策过程中，很少听取其他党员干部的意见等等^③。这种倾向会压制党内正常的组织生活，影响党的活力，并且削弱党在发生决策失误时的纠偏能力，使野心家、机会主义者和堕落腐化分子有机可乘。这就要求严格按照党章党规，根据一定的民主程序产生党中央和各级组织机构，加强党内监督，切实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扬批评自我批评的作风，防止滥用职权打击异己，严格保守党的秘密，坚决反对组织生活之外的宗派活动。此外，对于涉及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要不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等根本原则问题，党员干部要运用党章所赋予的权利进行不懈的斗争。

（四）学习借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熟经验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存在着大量有关宗派主义和宗派斗争的历史，而其中有处理得当，顺利化解宗派主义的成功经验，也有处理失当、宗派斗争愈演愈烈，直至造成严重后果的失败经验。尼共在探索克服宗派主义的道路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国际共运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学习成功的理论和成熟的做法，用以妥善化解党内的宗派斗争。

拿苏联共产党来说，布尔什维克本身就是某种派别的产物，不过这种派别不是宗派主义，而是由于对待俄国社会性质、革命道路和战略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的不同而引起的，并非为满足个人野心或小集团欲望的行为。直到 1921 年 3 月的俄共（布）十大之前，党内一直存在着派别，根据十大所发布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派别活动在俄共党内被禁止。可是，斯大林利用这一决议，凭借中央权力消灭了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反对派，将他们上纲为“反党反革命”。苏共末期，戈尔巴乔夫不经深思熟虑，使党内派别活动合法化，引起党的严重分裂，最终走上了亡党亡国的不归之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在历史上同样也出现过宗派主义。不过，中国共产党通过 20 世纪 40 年代的延

^①As ruling party standoff continues, over 150 members demand Central Committee meeting, <https://kathmandupost.com/politics/2020/07/30/as-ruling-party-standoff-continues-over-150-members-demand-central-committee-meeting>.

^②NCP leadership calls on cadres to stop criticising party on social media, <https://kathmandupost.com/politics/2020/09/11/ncp-leadership-calls-on-cadres-to-stop-criticising-party-on-social-media>.

^③Ruling party wants to gag its leaders to suppress criticism and dissent, <https://kathmandupost.com/politics/2020/09/18/command-and-control-ruling-party-wants-to-gag-its-leaders-to-suppress-criticism-and-dissent>.

安整风，克服了主观主义倾向，化解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于党的七大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出现了一定的宗派和宗派主义，不过在党内健康力量的不懈斗争下，最终消灭了“四人帮”宗派集团，恢复了党的团结统一，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并且自此之后，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道路。同样地，越南、朝鲜、古巴、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也都有着克服宗派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相应的解决思路 and 理论，相信都能为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未来的探索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参考。

Implications of Sectarianism Struggle after the Merger of Nepal Communist Party (NCP)

TANG Xi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Sectarianism is a major feature of Nepal's communist movement, which has the adverse effect of perpetuating the absence of a unified leadership core, undermining the unity of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los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revolution, and detaching from the people. Nepal Communist Party, which was formed by merging in 2018 and formally splitting up and disintegrating once again at the beginning of 2021, has witnessed at least two major sectarian struggles, one between NCP co-chairman Oli and NCP Central Secretariat member Nepal,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actual split of the party. And one between two co-chairmen, Oli and Dahal, which ultimately led to the split again. It can be concluded from the NCP's quest to deal with sectarian struggles that Nepalese communist movement needs to strengthen its ideals and beliefs, enhance party building, implement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d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in order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sectarianism.

Key words: Nepal Communist Party (NCP) ; Sectarianism; Khadga Prasad Sharma Oli; Pushpa Kamal Dahal-Prachanda; Madhav Kumar Nepal

[责任编辑 常伟]